

從孟岱爾訪平說起

尹慶耀

在七〇年代之初，自由世界流行冷戰時代結束、談判時代開始之說。大家以為國際爭端的解決，已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這當然是就其主要特徵所作的相對之論。其實，冷戰時代仍有熱戰場面，談判時代也有冷戰陣風。至於外交，本來就負有排難解紛的任務，而且，它也常常以武力至少是實力為後盾。

講到談判時代這一個概念，或者說外交鬭爭這一個策略，中共對它的運用絕未後人。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後「布里茲涅夫」主義登場時，中共在外交上就有了若干改變。其一是於同月廿三日指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成為中共「反帝統一戰線」的打擊對象。過去「反蘇修」，主要屬於黨與黨的關係，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如今「反社帝」主要屬於國與國的關係，是關乎存亡利害方面的事。其二，是於同年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阿共電文中，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宣稱歷史新時期到來，顯示中共在外交方面將重新作戰略部署。其三，是於同年十月一日中共駐捷使館邀請南斯拉夫官員參加酒會，此後中共不再抨擊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而逐步重修舊好。那象徵着中共要把所有與蘇聯有嫌隙的國家，都拉進反蘇陣營。其四，是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之後，改變「造反外交」時期的自我孤立（文革期間除黃華一人外，所有駐外「大使」均被調回）政策，恢復對外派遣使節。其五，是於同年十月廿日與蘇聯在北平舉行副外長級邊界談判；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與美國恢復大使級華沙會談。同時發表一系列文件，強調「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談判，就是鬭爭，就是針鋒相對」^①等等，顯示要在美蘇之間進行分化、「又聯合，又鬭爭」，那也可視為迎合自由世界「談判時代」的外交鬭爭。

我們得承認，中共絕不會因自由世界的理論而迷失自己的方向，但它善於迎合對方心理，利用旁人的觀點來作鬭爭。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尼克森在堪薩斯城演講中，提到五個權力中心。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來在同英國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馬

註① 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寫作小組「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紅旗」雜誌（一九七一年）第九期。「從重談判談起」，香港「文匯報」（同年七月廿五日）。

克斯威爾 (Neville G. Maxwell) 談話時，就對那五種力量加以重述，但聲言中共「不做超級大國」。這五種力量中以中共最爲脆弱，它希望拉攏美國、日本、西歐，加上它自己，在五種力量中以四對一的優勢來對抗蘇聯。儘管這件事困難萬分，可是中共當前所作所爲，不正是朝此方向努力嗎？

蘇聯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它正以代理戰爭方式向外擴張，以「友好合作條約」方式在世界各地佈置戰略棋子，並以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對中共縮緊包圍網。這一場密鑼緊鼓的外交戰，於今年二月的中共、越南之戰爆出了火花。中共腹背受敵，逼得它在南北兩面同時搞又談判又鬭爭。它更焦急地希望能汲遠水來滅近火。美國副總統孟岱爾 Walter F. Mondale 就是在此種背景下前往北平訪問，中共自然歡迎之不暇，蘇聯就難免冷眼相待了。美國與中共建交並在遠東加強戰略部署，是外交戰也是冷戰，且因而觸發了越南的熱戰火花。現今孟岱爾訪平，是否又循原有的路線，導致相同的結果？

二

孟岱爾啓程前夕，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機場接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記者。當記者問他此次訪問中共，想獲得什麼具體成就時，他說他想達到的目的，其中許多是經濟上的，一些是文化上的，一些是科學技術上的。記者問他說，從關係正常化後，中共對華盛頓似乎有些失望，你是否聽到這種說法。孟岱爾除了說他認爲「已有很大進展」的外交辭令外，又說，「我們今年將把最優惠國條款和貿易協定提交國會，加上其他許多我將要在此次訪問中處理的問題，我相信他們是會滿意的」^②。從以上的問答看來，孟岱爾此行帶有安撫中共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記者提出：「中共就心蘇聯，中共領導人可能想獲得美國勇敢地面向蘇聯人在亞洲、在全世界的挑戰。你將如何給他們以這樣的保證呢？」孟岱爾的回答是：「毫無疑問，除了我們雙邊關係之外，我們還要討論國際安全的問題。我們肯定會討論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問題，肯定會討論美國的戰略和部署問題，我們將討論美蘇關係問題，同時我們將會描繪這樣的一個歷史紀錄：一個堅定的、忍讓的、我們認真關心這個世界和平的穩定和我們所有人的利益的歷史紀錄，我們肯定會深入討論這個問題」^③。無疑的，這個問題是孟岱爾此行的重心所在，其意義恐怕就不止於安撫中共，甚至有「勇敢地」面向中共的敵人的意味！

在八月二十六日歡迎孟岱爾的晚宴上，鄧小平致詞時說：「只要我們雙方嚴格執行中美建交協議的各項原則……」^④，那話

註② 美國交流總署專稿東邸譯「蒙代爾談訪華任務」，香港「文滙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六日）第二版。

註③ 同右。

註④ 鄧小平在歡迎孟岱爾宴會上的致詞。「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六日）北平電。

氣或許就代表所謂「不滿」。二十七日，中共「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同孟岱爾共進午餐，並就進一步擴大雙方經濟、貿易、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友好合作交換意見。中共方面參加午餐的人員有：「外貿部」長李強、「文化部」長黃鎮、「水利部」長錢正英、「冶金部」長徐馳、「石油部」副部長秦文彩、「電力部」副部長李代耕、「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武衡等，從這個名單就可體會出會談的重點所在。

孟岱爾此行和中共簽署了兩項協定——「一九八〇、八一年文化交流協定」及「關於水力發電及關聯水資源利用議定書」^⑥，為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主持揭幕儀式。此外，他還宣布美國將在今（一九七九）年底以前向國會提出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案，準備安排進出口銀行對中共提供信貸（五年間二十億美元），鼓勵美國企業界向中共投資，並聲稱美國將把過去同中華民國簽訂的官方民航協定改為民間協定。在安撫中共方面，他是做了不少。只是，我們不曾看到他從中共獲得什麼，恐怕這又是一次單行的交往。

孟岱爾此行的重要任務，無疑是他行前對美記者所說的國際安全、戰略和描繪「歷史紀錄」的問題。鄧小平在前述歡宴致詞中，特別強調「……從世界的全局着眼，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着眼，看待和處理我們共同面臨的各種問題，那麼兩國關係將肯定會取得不斷的發展」。這很投合孟岱爾的胃口。孟岱爾在答詞中稱：「……要確保我們在八十年代的關係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這就是我這次訪問的目的」^⑦。這也很適合鄧小平的興趣。不過，中共在與蘇聯就關係正常化問題開始談判之前，有美國在背後撐撐腰，會有抬高身價的效果。孟岱爾於此時往訪，或許也有防止中（共）蘇過度接近的意義在內。

無可否認，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本屬一場牌局，雙方都在玩牌，因而隨處可見同床異夢的跡象。

三

孟岱爾的中國大陸之行，主要任務是從美國觀點，為八十年代的戰略部署佈置棋子，為八十年代的國際環境搭建鷹架。在這些方面，美國希望「中共牌」能發生一點兒作用。中共竭力迎合美國的心理，從中撈取一些便宜，但它心裏自有另一套想法。

孟岱爾此行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講，是於八月二十七日的「北京大學」舉行的。他說明，美國在世界上所尋求的是國際穩定與和平。但是美國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上。美國決心在軍事上繼續做好準備。它正在用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來建設它的防務。它在歐洲和亞洲締結的同盟正在逐年增強力量。美國將同日本和西歐盟國一道，使我們在安全方面所作的投資足以擔負保證和平的任務——就像三十年來我們一直所做的那樣。

在講到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時，孟岱爾說：我們現在一定要「前進」，擴大和充實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面臨着三方面的基本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九日）第五面。

挑戰，就是爲了共同的安全建立具體的政治聯繫；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文化關係；以及爲了雙方的利益建立切實可行的經濟聯繫。他說，實現我們的共同利益，就是在爲我們關係的前途進行投資。

孟岱爾特別強調八十年代，他說：我們今天做的工作就是爲今後十年奠定基礎。在八十年代，我們將要彼此合作，同時也同其他國家合作，以解決世界性的問題。繁榮全球的經濟，限制國際的衝突，保護各國的獨立——這些目標也應從我們雙邊關係的角度來加以追求。我們的雙邊關係越深，我們這種全球性的努力就越能取得成功。

孟岱爾也強調中共的安全與共同戰略意義。他說：今後十年內，「一個強大、安全和日益現代化的中國也是符合美國的利益」。又說，「你們在各方面力量的增長是符合我們雙方政治利益的」。因爲這會「有助於遏制那些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你們身上的人的行動」。關於戰略利益，他一則說：加強我們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政治關係不僅對你們的安全，而且對全世界的和平，都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再則說：强有力的雙邊關係能爲我們的戰略利益服務。

孟岱爾對美國所希望的國際秩序，也作了扼要的描述。他說：通過美國和中共的雙邊關係，我們兩國能夠促進建立我們所尋求的那種國際社會——一個既尊重多樣化又歡迎建設性變革的世界。美國相信，一個國家企圖支配別國的任何努力都是註定要失敗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依靠日益增長的軍備，或者依靠直接、間接的軍事干涉而得到持久的安全。相反，走上這條道路的国家將發現自己越來越孤立，越來越虛弱。他又說：在一個渴望找到新的能源的世界裏，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個旨在消滅饑餓和貧富差距的世界裏，「全球的平衡」是至關重要的^②。

早在一九七八年五月美國白宮安全助理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時，就曾聲稱「一個強大而安全的中國（共）的存在，乃是美國的利益」。而一個多元、平衡而和平的國際社會，則是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時代的老想法。由孟岱爾的話中可以體會得出，至少在八十年代，美國仍然對玩「中共牌」感覺興趣。問題是中共如何想法，它真的甘願做一顆棋子，任由美國擺佈嗎？

四

中共也在玩「美國牌」，它考慮的當然是自己的利益。

孟岱爾說：「……把我們兩國帶到一起來的是：我們都想要一個穩定而和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獨立和多樣化的國家爲了取得共同的經濟進步而彼此合作，我們都反對任何國家統治別國的企圖」^③。

註⑥ 孟岱爾在鄧小平歡迎宴會上的答詞。「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六日）北平電。

註⑦ 以上所引俱見孟岱爾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七日）北平電譯文。

註⑧ 孟岱爾在鄧小平歡迎宴會上的答詞。

如果中共沒有放棄世界革命，或者說沒有放棄依照馬列主義圖式改造世界，它就不會希望有一個「穩定而和平的世界」，它只會誇大並利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而不容許「獨立和多樣化」的國家從事「合作」。但是，就短程目標或當前利益而言，中共對美國的上述心理，仍是可以充分利用的。

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歡宴中，鄧小平談到中共當前正在經濟方面進行調整、改革、整頓和提高時說，在實行這個方針的過程中，中共要加強同外國的經濟貿易關係和科學文化技術等方面的交流。他說：「這不但為中國人民所需要，也將對同我們交往的各國人民帶來好處」。他表示他自己相信，「中（共）美兩國經濟合作是有廣闊前途的」。

鄧小平強調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世界人民也都希望在和平的環境中幸福的生活。然而他又說：「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總的來看，是更動盪更緊張了，對別國進行干涉控制以至發動赤裸裸武裝侵略的種種事實表明戰爭危險的因素仍在增長。因此，我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加強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反對霸權主義和一切形式的外來統治」^⑨。

把鄧小平的話加以分析，會發現他希望中共能有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但他不希望整個世界都處於和平狀態中。換言之，他所希望的不像孟岱爾所說：「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保持平衡的、和平的世界」^⑩。那不是他們的「共同目標」（孟岱爾語）。他仍然強調戰爭不可避免，要把美霸拉來反蘇霸。他所說的戰爭，不是中共和蘇聯的邊界衝突，中共不願為了美國去牽制蘇聯；他所說的戰爭是世界戰爭，或是照共黨術語說是帝國主義（美帝和社帝）大戰，中共希望美國在那種戰爭中去打擊蘇聯，同時也削弱美國自己。

儘管如此，美國仍然認為它和中共有「共同利益」，或「平行的戰略利益」。因此，孟岱爾在北平記者招待會上說：「美中（共）友誼不是針對任何人的」^⑪。對於這句話，他自己能相信到如何程度，姑置不論。但他在大陸的一些言論，即使是帶有外交詞令和安撫中共以免它又傾向蘇聯，但他表演得有些露骨與過火，確實已引起蘇聯的尖銳反應。

蘇聯對於孟岱爾訪問中共，除了追述華盛頓和北平對立的往事從中加以挑撥外，對於中（共）美雙方都加以抨擊，但主要矛頭是指向中共。蘇聯說孟岱爾此行是在討好中共領導人，要表明美國是中共的好朋友。說孟岱爾實際上是指蘇聯想在國際事務中孤立中共，他準備從中共領導人自己杜撰出來的危險中拯救他們。蘇聯指孟岱爾在中國大陸多次談到美國希望中共變成一個強大

註⑨ 鄧小平在歡迎孟岱爾宴會上的致詞。

註⑩ 孟岱爾在鄧小平歡迎宴會上的答詞。

註⑪ 孟岱爾在北平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八日）北平電。

的國家，說中共強大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聲言充實現代化的中共符合美國今後十年的利益，而「紐約時報」更引用孟岱爾九月一號的一段話，說什麼「現在的中（共）、美關係，可同美國與歐洲和東協國家的傳統聯繫相比」。對此，蘇聯指稱美帝本質沒有變，而變的是中共。蘇聯指中共領導人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已失掉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實質，使美帝國主義稱快。當中共向全世界表現出自己公開的反蘇情緒時，美中（共）關係馬上就發生了根本轉變，美國戰略家對利用擁有龐大人力的中共垂涎三尺，要把中共的人力資源當做反蘇、反對整個社會主義世界、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砲灰。蘇聯說，今天北約的將軍們認為，北平領導人及其政策可成爲比中子彈更有用的東西。因此，孟岱爾就大談特談同中共的新友誼，因爲做爲朋友和同盟者的中共，不會反對美國駐軍韓國、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友好的中共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反對美國在亞洲和遠東推行強盜式的反動政策。蘇聯進一步指稱，由於鄧小平的努力，中共得以接近的所謂「盟國」到底是誰，是不難理解的。在歐洲就是爲美國的利益服務的「北約」侵略集團，在中東是美國的忠實走卒，以色列擴張主義者和出賣了阿拉伯人民利益的埃及總統沙達特。現在中共變成了美國亞洲政策的執行者，變成了美國和進步力量、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進行鬪爭的憲兵。蘇聯特別強調的是，孟岱爾在北平進行的會談表明，促成他們（中共、美國）聯合的是敵視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的行動。中（共）美利益相吻合的頭一個犧牲者是社會主義的越南。蘇聯斷言，由於北平領導人的意志，使中共變成一支反社會主義強盜式的國際力量，變成了帝國主義的直接幫兇。因此，中共領導人歡迎美國加強在亞洲，其中包括在中國邊境附近的軍事力量。

關於美國給予中共貸款，蘇聯說那是要支付代價的。蘇聯指稱，美帝國主義需要使中國成爲廉價天然資源的產地，廉價的勞動力的來源和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這一點並沒有改變。至於孟岱爾說，美國政府將鼓勵美國公司向中國大陸投資，那顯示美國又產生了從中國大陸榨取利潤的興趣。此外，蘇聯指稱，中共四個現代化綱領的重點，是放在軍事工業綜合體的現代化上。由於中共把槍口轉向社會主義大家庭，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帝國主義對此頗感興趣，想幫助中共強盛起來，去執行限定的任務，守護帝國主義的利益，並答應給予經濟援助，做爲中共這種效勞的預支^⑫。

五

蘇聯和中共兩方面的說詞，同樣不能照票面價值接受，就是孟岱爾在平訪問期間的言論，也應作如是觀。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仍是一場三角鬪爭，而三方面都在玩牌。但孟岱爾所常常提到的「八十年代」的「戰略」，却是認真的。所謂來自蘇聯的威脅，並非出自中共的杜撰（它只是盡量加以利用），受威脅的也不止中共自己。

註⑫ 有關蘇聯反應各節，請參閱：「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評孟岱爾在「北京大學」的演說（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評孟岱爾訪問北平」（同年九月三日）。「美國某些集團對孟岱爾訪問中共結果表示滿意」（九月五日）、「評孟岱爾訪平之行」（九月九日）。

今年八月二日國際論壇聯合會在華盛頓舉行年會，布里辛斯基應邀演說時指出，近十五年來蘇聯戰略核武器的增長，「已經遠遠超出了蘇聯為防止其自身不受攻擊所必需的程度」。他表示，美國正採取具體步驟，以對付蘇聯「嚴重的軍事和政治的挑戰」。他說：「我們將維持戰略核力量 and 常規能力，使足以制止和挫敗對我們或我們盟國的任何攻擊」。又說：「美國的軍事力量必須足以維護我們在海外的重要利益，包括本半球以外的三個重要戰略地區：西歐、中東和遠東」。「這就是說，我們必須保證我們有能力和手段，把我們的力量部署到所需要的地方去」^⑬。中共對這些話當然深感興趣，立即由「新華社」予以報導。同月十六日的「新華社」華盛頓電，又報導了布里辛斯基接見中共湖北省代表團團長、湖北省革命委會主任陳丕顯，透露美國副總統孟岱爾即將訪平的消息，似乎有意將這些拉扯在一起。

孟岱爾離開大陸，於九月二日在香港參觀美國「中途島號」航空母艦時表示，美國將保持在亞洲的軍事力量並加強第七艦隊的實力。他說，太平洋之所以保持和平，東南亞國協各國之所以保持和平，美國武裝力量的存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孟岱爾明白聲明：「美國仍然是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要促進亞洲地區的「穩定」，並決心保護生死攸關的「自由出入太平洋海上的通道」。^⑭

近年來美國對亞洲的安全保障，已改採海洋戰略，俾可較前更有行動的自由。在太平洋方面，美國要維持可以履行條約義務的武力，為確保海上通商路線的自由，提供海空力量。另一方面，美國要盡量減少被捲入亞洲陸地上的危機，把防衛承諾降低到維持政治與經濟性關係的水平。對本地區國際秩序的維持及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重點放在與日本維持緊密關係，對蘇聯也謀求改善，並在不犧牲對蘇的戰略和政治利益範圍內，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美國預定從韓國撤軍，以及與越南建立關係，以防其完全倒向蘇聯。凡此種種，都可視為八十年代美國亞洲戰略的一部分^⑮。

但是，美國當前的亞洲政策，似已有所改變。原因是蘇聯在遠東的軍力不斷擴充所引起。日本防衛廳發表的「防衛白皮書」也在強調蘇聯軍事的威脅。今年八月十一日至十八日，日本防衛廳長官山下元利訪問美國，與美國國防部長布朗及布里辛斯基討論了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威脅。布朗強調過去十五年蘇聯增強軍備的結果，已使它有能力的將其軍事力量投入遠方，其航空母艦可進出世界海洋，它依靠軍事援助接近第三世界，軍隊正成爲其政治工具。他說，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配備關係到美國的安全，遠東俄軍已影響到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因而他認爲「防衛白皮書」對蘇聯軍事威脅的關心是恰當的^⑯。

註⑬ 「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北平電報導的華盛頓消息。

註⑭ 「新華社」(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香港電。

註⑮ 參閱英國著名戰略家肯尼斯·漢特(Kenneth Hunt)作「八十年代亞洲的安全保障」。原載日本「中央公論」(一九七九年)二月號。

註⑯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第五面。

依照上述一九七九年版日本「防衛白皮书」的資料，蘇聯在遠東的兵力在三〇萬人以上，艦艇一三八萬噸，飛機二、〇四〇架。日本兵力一五·五萬人，艦艇一八·五萬噸，飛機四四〇架。駐日美軍兵力二·三萬人，飛機一八〇架，海軍二·一萬人。美國第七艦隊艦艇六〇萬噸，飛機（艦載）一六五架。在非美軍一·三萬人，飛機七〇架。北韓兵力四四萬人，艦艇五·八萬噸，飛機六六〇架。南韓兵力五六萬人，艦艇八萬噸，飛機二八〇架，海軍二萬人。在韓美軍四·一萬人（一個師），飛機七〇架。以數量言，蘇聯的太平洋艦隊已超過美國第七艦隊之上，美國乃不得不增強其第七艦隊的實力。另據悉蘇聯的逆火式飛機已配備在遠東，兩艘航空母艦，基輔號配備在北方艦隊，與美國正面敵對；明斯克號（四三、〇〇噸）則配置在太平洋艦隊。日本經常發現蘇聯TU—九五D型（熊式）偵察機南飛，一般相信是降落越南的峴港基地，金蘭灣的通信設施，蘇聯也在使用中，又傳高棉的金磅遜港也成爲蘇聯海軍的後勤基地。至於蘇聯佔領日本的北方領土中，國後、擇捉兩島、以及最近發現在色丹島上，蘇聯也在增強軍事基地，並增加在北海道附近海域的軍事演習。

由於上述情勢，迫使日本於今年五月下旬，在北海道和東北部地區舉行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海陸空聯合演習。五月中旬和下旬，日本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陸軍參謀長相繼訪美，防衛廳長官則於八月中旬與布朗及布里辛斯基會談，凡此當與雙方軍事合作有關。日本除擬增強其軍力外，並於九月中旬集中約七十艘戰艦及小型船隻，在數十架噴射戰鬥機支援下，參加稍後在日本東海岸外的演習。此外，日本防衛廳還計劃將琉璜島改爲反潛艇訓練基地。

美國第七艦隊戰力亦已加強，從八月十八日起和海軍陸戰隊在琉球開始越戰以後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美、加四萬名部隊，要參加爲期兩週的海軍訓練演習，其中包括在英屬哥倫比亞溫哥華島北端的兩棲登陸。又聞美、澳、紐也將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而美國從南韓撤軍計劃也暫予中止。

這些都是在展示力量，也表明美國不準備退出亞洲，孟岱爾的訪平，與此不無關聯。不過，美國的亞洲政策，要以日本爲主要盟友，而日本自己正想和蘇聯改善關係，爲此連外務省也對防衛廳的蘇聯威脅論唱反調，其軍事力量顯然還談不到對抗蘇聯。孟岱爾在離開中國大陸的前夕說：「儘管我們之間有時存在着深刻的不同點，但我們彼此都在努力接近，而且我相信我們已經找到了共同之處」^①。這共同之處就是對抗蘇聯。問題是美國在七十年代聯中共制蘇聯的政策，並未阻止蘇聯發展它的各種軍力，也未減低它對任何地區的擴張威脅。眞有人會相信八十年代中共會「現代化」到有牽制蘇聯的力量嗎？尤其是在美國的海洋戰略中，中共能够給予美國什麼樣的幫助？

六

註① 「新華社」記者周立方、姚達撰「爲八十年代中美關係奠定基礎作出貢獻——評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華」。「新華社」（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北平電。

蘇聯的外交手腕不見得亞於中共，如果中共想緩和與蘇聯的緊張，增加對越南的壓力，甚至藉與莫斯科談判疏間蘇越關係，那蘇聯的對策當是將計就計，支持越南作代理戰爭或代理鬪爭，趁機更拉緊越南。中共不願見「印支聯邦」的成立，美國也不願蘇聯勢力更深入中南半島。孟岱爾在北平答記者問時說，除非越南改變它的某些現行政策，諸如用武力把本國公民驅逐出境，非法佔領柬埔寨，否則，我們不打算承認越南，甚至也不打算就此事同越南進行談判。關於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辦法，孟岱爾說，那必須包括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越南佔領軍^⑱。這種對中南半島的態度，也是美國和中共的共同之處。中共不斷抨擊越南執行霸權主義政策、輸出難民。在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雙方第十一次副外長級談判中，中共代表團長韓念龍仍然強調越南軍隊必須立即全部從柬埔寨撤走。他抨擊「印支聯邦」的迷夢，指責越南二十萬軍隊駐紮在柬埔寨，越南所佔領的每個省的行政官員都由越南人充當，金邊傀儡政權的許多文件都由越南人起草，越南在蓄意吞併柬埔寨^⑲。中共堅持它的立場，越南又豈肯被迫放棄原來的立場？如此雙方再談上十一次，也不會有結果。

目前，中南半島的情勢相當複雜。越南已擬定它的憲法草案，序言中一方面強調越、高、寮三國的團結，和促進同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合作；一方面指稱越南正面臨着包括柬埔寨傀儡（指波布政權）在內的中共擴張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威脅。第一章第十四條則聲言要支援全世界人民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大國擴張主義及霸權主義的鬪爭^⑳。

在柬埔寨，除了橫山林的「柬埔寨愛國民族統一戰線」外，波布政權殘餘勢力即所謂「紅色高棉」另組「柬埔寨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並發表政治綱領草案，聲言要打倒越南侵略者的走狗橫山林政權，建設獨立、統一、民主、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柬埔寨。這個草案承諾了給予人民許多自由，並保證建立議會制度，通過自由、直接的無記名投票普選產生代表大會（將邀請聯合國秘書長或其代表監督初選）^㉑。可是，連施亞努都曉得那是一個騙局，他寧願寄食平壤，也不願屈從北平的意志，出任紅色高棉「聯合陣線」的領導者。他要另創一個「中立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計劃在布魯塞爾成立一個難民的「民族議會」，且擬親自前往法國、美國、澳洲，還可能去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從事外交作戰。

這種複雜的情勢，只有增加中南半島問題解決的困難。蘇聯正加強援越並將越南軍隊空運至高棉，準備在乾季掃蕩波布的殘餘勢力。就中共言，儘管波布政權不得人心，但它還有二萬五千殘餘部隊存在，中共只能繼續給他支持。據傳鄧小平擬於雨季後再次進攻越南，越南也不斷指摘中共三路增兵進行挑釁。中共的意圖顯然是牽制越南對紅色高棉的新攻勢。由於各方面都困難

註⑱ 孟岱爾在北平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

註⑲ 韓念龍在中（共）越談判第十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九日）北平電。

註⑳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一日）第五面。

註㉑ 「中國新聞社」（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月七日）第二版。

重重、問題山積，照理不應有大戰爆發，不過在複雜的情勢激盪下，某種規模的戰爭也未必不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文歡，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越共四大即受黎笋排擠，於今年七月逃往北平，這證明越共內部存有分歧，但中共也很難利用以顛覆越共。

由於「印支聯邦」計劃和難民輸出，已在東南亞國家中引起對越南的警戒。新的高棉內戰威脅到泰國的安全，後者不能不加以注意，美國也正將武器源源運泰。柯錫金要訪問泰國，蘇聯海軍要求訪問東協四國，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均已拒絕。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將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月間訪平，卡特和華國鋒也可能於明年互訪。這顯示圍繞着亞太地區的外交戰和某種程度的冷戰正激烈展開，至於它會不會發展成爲熱戰，包括中（共）、越、高的乾季之戰、泰國飛機插手或像某些新聞報導所傳美蘇也難袖手旁觀，我們仍不能不予存疑。

美日等似無決心捲入中南半島糾紛，孟岱爾訪平時的言論，已招致越南的不滿，指摘美國支持中共再度攻越。這些情勢會迫使越南更加倒向蘇聯，而不管是否符合越南的長遠利益。中共無法改變其腹背受敵的現狀，西方過深地捲入共黨政權之間的戰爭漩渦，對中共好處很少，對自由世界害處很多。這是過去的史實和當前的現狀所告訴我們的答案。

本刊啓事

本刊售價自民國六十三年四月（第十三卷第七期）以來，未曾調整，近以成本激增，維持困難，自第十九卷第一期起（民國六十八年十月），略加調整，俾資挹注，敬請 察諒。

零售：每冊 新臺幣 二十五元
美金 一元（平郵）
美金 一元五角（航寄）
訂閱：全年 國內：新臺幣三〇〇元
美金十二元
國外：（平郵）美金十九元
（航寄）美金十九元